

军用皮包的下落

JUNYONG PIBAO DE XIALUO

邬盛林 著

儿童出版社





军用皮包的下落

邬 盛 林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军用皮包的下落

邬盛林 著

徐通潮 插图·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

上海市日历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2.25 字数 31,000

1981年12月第1版 1981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15,000

统一书号: R 10024·3838 定价(三)0.16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反特中篇小说。

我边防战士在执行护送一份机密文件任务时，不幸遭到敌特的暗算。盛放文件的军用皮包落在两个孩子手里。敌特施尽诡计，妄图把它搞到手；两个孩子在经过一番曲折之后，终于挫败了他们的阴谋。

本书情节曲折，文字浅显，适合小学中年级阅读。



目录

- 1 从车厢上的油布下钻出两个孩子
- 9 张副科长身负重伤仍驾车飞驰
- 18 两件事同时发生是不是有联系
- 22 阿旺差一点说出皮包的下落
- 29 蒋参谋和老项的领章有四条黄边线
- 36 没等到孩子俩可急坏了李叔叔
- 39 东山和阿旺的谈话被特务偷听去了
- 43 二比二的搏斗最后出现了想不到的结果
- 50 经过部队进山搜索案情有些眉目
- 52 树梢上晃动着一件红背心
- 57 4 号和东山先后开枪都没打响
- 61 两个孩子亲自把皮包交给康伯伯

从车厢上的油布下钻出两个孩子

八月的早晨，太阳从很远很远的海边升起来了，绚丽的朝霞驱散了笼罩着青阳山的薄雾，凉爽的东南风吹进了山谷，树枝摇动，溪水哗哗，小鸟也高兴地唱起了歌儿。

青阳山，离开大海有二百来里路。

过去，这里的山是光秃秃的，溪是干涸的，也从来没有听到过小鸟的歌声。自从人民解放军来到这里，山才变了。现在的青阳山真是密林层层，溪水碧清，微风一起，松林就发出“呼——呼——”的波涛声。

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某守备师的师部，就在青阳山半山腰的一个平坡上。

这天，早晨七八点钟光景，一辆披着伪装网的草绿色军用卡车，驶出了师运输连的停车场，一会儿就钻出了绿茵茵的树林，拐上了前线公路。

驾驶室里，师司令部管理科的管理员老李，坐在

驾驶员的旁边。

卡车上，放着一块蓬蓬松松的大油布。随着车子的颠簸，大油布一动一动的，里面好象藏着什么东西一样。

老李叔叔他们是去执行什么任务的呢？

他们是到龙头半岛去装运海带和紫菜的。海带和紫菜作为战备物资，要储存到师指挥所的坑道里。别看这是一件小事，却是康恩副师长亲自交办的。

从师部到龙头半岛，差不多有二百里路程。因为当天还有别的任务，老李必须在下午一点钟赶回师部。怪不得驾驶员一直踩足了油门，让卡车跑得飞快呢！

翻过了一道又一道山梁，穿过了一个又一个村庄。

卡车驶上了晋江大桥。桥下，江涛翻卷着奔向大海。

江南边陡然耸起一座高山，这山叫银肖山。碧绿的山头一个挨着一个。在这方圆百把里的大山里，没有村庄，也没有农田。所以，师部的靶场就设在这山里。靶场可大哩，它有步兵武器射击场，还有加农炮、榴弹炮、火箭炮的试射场。听说有一次，这里还试验了一种新式大炮。

卡车在紧挨着银肖山的公路上飞驰着。公路沿着山腰，弯弯曲曲地向上盘旋。要是打靶，汽车是不许通行的。

卡车驶到了通往靶场的公路口，突然，驾驶室的顶棚上响起了“砰砰”的敲击声。

老李大吃一惊，驾驶员赶忙刹住了车子。老李跳下驾驶室一看，只见车上站着两个少年。

高个子的少年叫东山，是司令部炮兵科刘科长的儿子。

矮墩墩的少年叫阿旺，康副师长就是他的爸爸。

东山今年十四岁，黑黝黝的瓜子脸上，两道细眉毛，压着一双笑咪咪的小眼睛，黑眼核亮晶晶的，一看那样子，就知道是个机灵鬼。他现在穿着一身褪了色的四号旧军装（四号军装是小个子叔叔穿的），头上戴着旧军帽，左肩右挎黄挎包，右肩左挎军用水壶，腰里束着一根半新旧的军用皮带，显得十分精悍。

阿旺今年十三岁，长着黄乎乎的头发，稀稀的眉毛，大大的眼睛，胖鼓鼓的脸蛋。他上身穿着件白衬衫，里面是红背心，也背着一只黄挎包，挎包里插着一把工兵埋雷用的小圆锹。

老李见是东山和阿旺，惊奇地问：“好家伙，你们

是从天上飞到车子上来的？”

东山眨巴了一下笑咪咪的眼睛，调皮地说：“这是军事机密，不可以告诉你。”

阿旺可是个爽性子，他得意地说：“今天天刚亮，我们就悄悄地上车，在大油布里潜伏下来了。”说着，他掀起油布，做了个往里钻的动作。

“胡闹！”老李眉毛一挑，严厉地说，“快坐好，到了龙头半岛，我就把你们扔在那里，让你们玩个痛快。”

老李以为东山和阿旺是到龙头半岛玩去的，他瞪了东山一眼说：“是你出的鬼主意吧。”然后转过身，朝驾驶员挥挥手，“开车吧！”

老李刚跨进驾驶室，东山和阿旺却机灵地跳下了车，拔腿就想钻进路边的树丛里去。

“你们要干什么去？”老李真的生气了，他皱着眉头大声吼道。

“这也是军事机密。”东山眨巴着小眼睛，笑咪咪地说。

“都给我上车去。”老李打开车门，跳了下来，“你们在这荒山野岭里瞎跑，出了问题怎么办？”

阿旺双手叉在腰间，挺着胸，大声说：“谁瞎跑了，我们是到靶场去挖子弹头的。”

“不行！”老李说，“山上有狼，有毒蛇，弄不好还会蹦出一个两个特务来，多么危险……”

“我们不怕！”阿旺说，“打狼，我们有圆锹；蛇咬，我们有蛇药。”说着，他挥了挥小圆锹，又从口袋里掏出两瓶蛇药晃了晃。

老李哪会放心，他追了过去。

东山和阿旺机灵得象两只小山羊，一眨眼已经钻进密密层层树林里去了。一会儿，他俩爬上了一棵大树，从树枝的空隙中，探出了小脑袋。东山双手合成一个喇叭筒，喊着：“老李叔叔，太阳偏西的时候，我们在靶场的路口等你，你可一定要把我们带回去呀！”

老李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：“这两只小猴子，真拿他们没有办法。”

驾驶员看了看手表，见时间不早了，就催老李上车。

“走吧，快去快回，只好回来等他们了。”老李跨进驾驶室，顺手关上了车门。

卡车又朝前飞驰了。

老李的心呀，七上八下的，一直牵挂着东山和阿旺，就怕他们发生意外。

说实在的，这是两个常常惹人生气的孩子。

有一次，康副师长要到靶场去检查实弹射击的情况。才九岁的阿旺知道了这个消息，吵着要去看打靶，被爸爸狠狠训了一顿。阿旺又哭又闹，爸爸还是不让他去。没有办法了，他就去找东山。东山的细眉毛闪了闪，在阿旺的耳朵边悄悄地说了一些话，阿旺顿时破涕为笑了。第二天天刚亮，驾驶员正在擦洗越野车，等着首长出发。东山亲热地和驾驶员攀谈着，阿旺偷偷地摸到水箱旁，拧开了开关，水“哗——哗”地直淌下来。驾驶员发现水箱漏水，以为阿旺是闹着玩，就把开关拧紧，然后拎起水桶打水去了。东山赶忙打开车门，掀起后坐垫，让阿旺躲了进去。等驾驶员打水回来，两个孩子早已没影儿了。阿旺躺在坐垫下，动弹不得，虽然憋得难受，但想到能去靶场，心里还是一个劲地感谢东山出了个好主意呢。后来，越野车驶到靶场，康副师长刚下车，阿旺也从坐垫下钻了出来，弄得康副师长又好气又好笑。

老李想：“这两个调皮鬼，这一次又神不知鬼不觉地钻进了卡车。看来，今后出车，一定要把车子好好检查一番才是。他们呀，也尽出鬼点子，跑这么远来挖子弹头干啥呢？”

原来，东山和阿旺都是驻地小学五年级的学生。最近，老师号召同学们收集废钢铁，献给国家，让工

人叔叔好多造枪炮弹，支援解放军叔叔。可是，营房里根本就没有废钢铁。别的同学已经收集了不少，唯独东山和阿旺，连一斤烂铁都没有找到。阿旺急得团团转，吵着要东山想办法。东山问他：“你不是到过靶场吗？”“到过三次。”“那好，我们到靶场挖子弹头去。搞它两挎包，不但数量多，而且质量也好。”阿旺高兴得直喊：“好，好极了。”可一会儿，他又泄气了，耷拉着脑袋说：“到靶场的路可远着哩，汽车都要走个把小时，我们哪能去得了！”东山笑咪咪地问：“你忘了上次到靶场看打靶的事了？”阿旺一听，高兴得象打足气的皮球，一蹦老高，连声喊：“好，好！”

当天晚上，他们就活动起来了。后来，居然让他们搞到了老李叔叔要去龙头半岛的情报。紧接着，他们又搞清了车牌号和开车的时间。今天一早，他们就摸上了卡车，钻进了油布里躲了起来。

这时候，太阳象个火球，把银肖山烤得直冒蒸汽，风一点也没有了，石头烫了，泉水热了，小鸟也悄悄地钻进树叶层里去了。

东山和阿旺忍着干渴，在一个个山坡上东寻西找，好不容易找到了几个卧式的靶台。

“子弹头在哪里呢？”阿旺顺着靶台，睁大两眼朝前方搜索着。

东山虽然只有十四岁，可他打过几回手枪和半自动步枪，还得过一张射击优秀的奖状。他顺手拾起一根枯树枝，伏下身子，闭起左眼朝前瞄，发现正前方百把米的地方有个土坡，便说：“叔叔们打靶时的靶子一定插在土坡前，弹着点也一定在那里。”

两个人象进行百米赛跑似地奔到土坡前，仔细地搜寻着弹着点。

一会儿，东山惊喜地喊了起来：“阿旺快来，这里有一个。”他从挎包里抽出小圆锹，朝着象蜂窝似的土块掘了起来。土，一锹一锹地挖了出来；汗，一把一把地洒在土坑里。东山和阿旺一齐使劲，一会儿就掘进去了四十多公分。忽然，东山的圆锹尖碰到了硬的东西，发出了“叮叮”的响声。他顿时高兴地



喊了起来：“子弹头挖到了！”

东山朝手心吐了两口唾沫，将圆锹重重地插下去，掘起一锹土，倒在面前，接着又双手捏着土块，土块碎了，子弹头一个个地露了出来。阿旺连忙蹲下身子，拾着子弹头。不到个把小时，两个挎包都装得满满的了。

东山撩起衣袖，擦去那刚要掉进眼窝的汗水，对阿旺说：“走吧，到公路上去等老李叔叔的卡车。”

太阳快照到当头了。

张副科长身负重伤仍驾车飞驰

天实在太热了，一丝风也没有。

前线公路上，几乎没有行人来往，也没有车辆驶过。

东山和阿旺顺着弯曲的小路，向上攀去。相思树一丛连着一丛，遮没了路面，也遮没了东山和阿旺。他们热得直喘粗气，象走在蒸笼里似的，浑身上下都湿透了。

猛然，阿旺停住了脚步，睁大了眼睛，指着挂在

相思树上的两条黄乎乎的蛇，一边后退一边说：“蛇，蛇……”他的声音都有点颤抖了。

东山说：“别怕！我们身上带着蛇药，它不会来咬我们的。再说，这是黄青梢蛇，不会伤人。不信，你看我的。”说着，他从路边拾了一根枯树枝，冲着那蛇，径直走去。那两条蛇，热得也不好受，张着嘴巴，吐着舌头，样子怪可怕的。但看见有人走来，头一扭，便游进路边的灌木丛里去了。

东山和阿旺走上了山坡，只见前线公路象一条白色的绸带，束在银肖山的腰间。现在只要翻过前面那个山头，再登上一个高坡，就到公路了。

“砰、砰、砰砰……”忽然，远处传来了几声清脆的枪响。

“东山，解放军叔叔在打靶呢。走，我们去看看。”阿旺高兴得拉着东山就要朝枪响的地方跑。

东山没有动，皱皱眉头问：“我们刚从靶场来，那里根本没有解放军，这枪声也不象是从那边传来的！”

经东山提醒，阿旺停住了脚步，不解地说：“可这枪是谁打的呀？”

他俩踮起脚，朝四周观察了一下，但看不见一个解放军，也没看到打靶时插在山头上的红旗。东山

想了想，说：“阿旺，会不会是解放军叔叔在捉坏蛋！”

“啊，有坏蛋！”阿旺吃惊地睁大了眼睛。

东山也有些害怕，但他努力装出一副镇静的样子：“有坏蛋也不要怕嘛。”

“你不怕，我也就不怕！”阿旺紧握着小圆锹说，“我们快去报告吧。”

东山两个黑眼核闪了闪说：“不，我们先躲起来，看看究竟谁在打枪。”

“好！”阿旺一边往树林里跑，一边说，“最好还是不要碰到坏蛋。”

“胆小鬼，你怕了？”东山不满地瞪了他一眼。

“谁怕啦？”阿旺不服气地说。

两个小伙伴一边争论，一边爬上了一棵大树，睁大眼睛，朝四周观望着。

“砰、砰……”又传来了几声枪响。

过了不大一会儿，公路上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摩托声。紧跟着，一辆草绿色的军用三轮摩托车箭似的从公路北边驶来。车上的解放军叔叔，背着一只黑色的军用大皮包，两手握着车把，低着头，把车子开得飞快。糟了，这位解放军叔叔大概是碰上坏人了。

东山和阿旺的心立刻揪紧了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

紧盯着那位解放军叔叔。

车子飞跑了二三百米，解放军叔叔突然伏倒在车把上。摩托车刹住了，引擎还在吼叫着。

看来，这位解放军叔叔负伤了。

“叔叔……”东山和阿旺焦急地大喊着，恨不得马上飞到他的身边。嗨，要是有一支冲锋枪，该多好啊，那就可以打死坏人，救这位解放军叔叔了。

没有枪不要紧，东山和阿旺不是有小圆锹吗？他们立即从大树上滑下来，为减轻负担，跑得快些，又解下挎包，由东山提着圆锹，朝解放军叔叔跑去。

这时，那解放军叔叔猛然抬起了头，摩托车又飞驰起来了。

两个孩子在后边追着。突然，摩托车一个急转弯，离开了公路，驶向朝西去的一条小路。

“哎唷，不好……”东山大喊着，“快刹车！快刹车！前面是悬崖……”

摩托车的前方，是刀切一般的悬崖，如不紧急刹车，再过几秒钟，人就要跟着车子冲下去，摔得粉身碎骨。

东山和阿旺急得心都悬到喉咙口了。

解放军叔叔大概发现了前面是悬崖，从车上猛地翻下身子。摩托车掉进了山谷，“轰”的一声巨响，